



包丽英◎著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上帝之鞭，
撼动世界的一代天骄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成吉思汗

包丽英◎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吉思汗/包丽英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06

ISBN 978-7-5354-6614-3

I. 成… II. 包… III. 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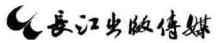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1508 号

策 划  湖北天一国际文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C 座 6 楼

公司网址 <http://www.cjcb-ty.com>

E - mail hb_tianyi@yahoo.com.cn

出 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书 名 成吉思汗

著 者 包丽英

责任编辑 叶 露

发行电话 027-87679087 87679362 传真:027-87679980 87679300

印 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40 毫米×1060 毫米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416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54-6614-3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263)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烟花在星空绽放(代序)

包丽英

十三世纪北方的草原部落在蒙古人推动下得到了空前统一,与此前几个世纪的分裂与纷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顺应了草原人渴盼统一强盛和安宁富足的要求,担当起这一使命的,正是元太祖成吉思汗。

草原的统一,使原本各自为战的马背民族,凝聚成一个生机勃勃、充满朝气的民族共同体,进而凭借这如日之升、如月之恒的热忱与豪情,驰骋万里,横扫欧亚,从森林环绕的贝加尔湖到流水滔滔的印度河,从里海(位于欧亚交界线上的世界最大咸水湖)周围的大草原到古老中国的华北平原,建立了令世人瞩目的蒙古帝国。

这是一个横空出世、前所未有的大帝国。成吉思汗和他的后继者以战争的手段消除了东起太平洋西到里海之间的人为疆界,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空前繁荣,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纸币、驿站制度等输出西方,与此同时,西方的织造品、药物、天文历法等也接踵传入中国……而所有的一切,与成吉思汗开创性的功绩密不可分。

1227年,成吉思汗在征服西夏的战场溘然长逝,他的儿孙如他所愿,接过了征服欧亚大陆的权杖,策马长行。1229年,成吉思汗三子窝阔台即位,1234年,金国灭亡。次年,窝阔台汗召开忽里勒台大会,决定进行第二次西征,同时确定由术赤之子拔都担任西征军统帅。这支向欧洲挺进的军队只有六万余人,却从1236年秋至1242年春相继征服了伏尔加河流域的重镇不里阿耳、钦察和南、北俄罗斯,并在里格尼茨(今波兰莱格尼察市)战役中击败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波德联军,进入波兰、匈牙利。接着,拔都亲率大军渡过多瑙河,攻陷格兰城(今地不详),西欧诸国在恐惧中束手无策。恰在这关键时刻,窝阔台汗病故,半个欧洲因为窝阔台汗的猝然离世被上帝拯救。消息传来,拔都当即收起长鞭,掉转马头,回到萨莱城(今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阿斯特拉罕附近),建立了四大汗国中疆域最为辽阔(东起也儿的石河,西至俄罗斯,北达北极圈附近,南越高加索山)的金帐汗国。

赫赫战功从未令拔都得意忘形,在拔都的全力推举下,经历了诸多艰险和波折





的蒙哥在鼓乐声中登上汗位。这是成吉思汗家族中又一位有作为的蒙古大汗。他恢复了一度被破坏殆尽的帝国秩序,在短短九年的统治中,开拓疆域,增强国力,他派胞弟忽必烈征服云南,派另一个胞弟旭烈兀第三次西征建立伊利汗国。他身后,忽必烈登临汗位,成为元朝的开国皇帝。

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蒙古的四大汗国共同听命于元朝中央政府,元朝的版图东起大海,西达地中海沿岸,北涉极地附近(曾在此驻军七人),南至印度尼西亚。在哥伦布没有发现新大陆之前的十三世纪,已知世界的版图只有欧亚非三洲,欧洲面积 1016 万平方公里,亚洲 4400 万平方公里,非洲 3020 万平方公里,而事实是当时的非洲并未完全开发,只有埃及君主掌握着北非的一部分,疆域最广北达黎巴嫩,南及尼罗河第四大瀑布,面积也就 200 多万平方公里,因此,元王朝拥有的版图 3500 多万平方公里,占到中世纪世界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二之多。

统一战争结束后,元王朝在忽必烈的统治下国泰民安、经济强盛、科技发达、军事强大。当时的元大都,商贾云集,各国外交使节频繁往来,拥有一百余万人口的大都水路、陆路交通发达,货物堆积如山,人民安居乐业,呈现出少有的太平盛世。

忽必烈在八十岁高龄也是元帝国最强盛时离开人世,之后,帝国迅速衰落。

然而,蒙古人退出中国历史舞台的那一刻,并不意味着帝国影响的消弭。在其后几百年中,蒙古人依然充当着世界历史的主角。蒙古四大汗国中,除窝阔台汗国早早并入察合台汗国之外,金帐汗国在内乱中依然统治着俄罗斯和中亚部分国家的广阔领土,持续着它二百六十余年的命脉;伊利汗国的汗权从成吉思汗的直系落入旁系之手,国势日渐衰微;察合台汗国则发生分裂,东汗国统治着今新疆之地,在习惯上仍被外国人称为中国,西汗国占据着河中地区,在中亚与金帐汗国彼此攻讦。此外还有退到长城之外的北元政权。帖木儿就于乱世之中出生在西察合台汗国的碣石城(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

帖木儿的五世祖与成吉思汗有着共同的祖父,可以说,直到死亡,帖木儿都希望自己成为第二个成吉思汗。

是的,帖木儿一生崇拜成吉思汗。他站在中亚和西亚的土地上遥望中国和欧洲,向世界宣称:我,就是成吉思汗。从来没有人否认,他的一生至少有一点与成吉思汗相同,那就是,他像成吉思汗一样,在征战中生,在征战中死,终生不离马背。

这位在名字前被冠以“跛子”二字的帖木儿帝国的创立者,即使少年时代一度成为绿林好汉,带着他的人啸聚山林、打家劫舍及至最终向朝廷投降,他却能做到非比寻常的慷慨,也从未有过一些自卑与消沉。所有的经历都被他当成磨炼,他最终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征服世界的人。



帖木儿梦寐以求娶一位真正的蒙古公主。当他遇上这样的女人,他主动入赘,成为成吉思汗家族的女婿。这于他而言是一次换血的过程,他征战的动力由此源源不断。这个不可思议的人,驰骋于中亚、波斯、印度、高加索、美索不达米亚、西亚等地之间,他的帝国衰亡很快,可影响尚能久存。他使欧洲人感受到超过成吉思汗的压力,四分五裂的波斯与俄罗斯依赖他而重新统一……他为欧洲人开辟了经波斯而赴中国、印度的陆路通道,用帖必力思的市场代替了巴格达的国际市场。

他冷酷无情、英勇善战、善于治理,他是否真成了第二个成吉思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让蒙古帝国的余焰引燃了一束绚烂的烟花,而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所借助的正是原来蒙古四大汗国的力量。

他在东征途中溘然长逝。他的帝国在几十年后分崩离析。一百年后,又一束烟花引燃,最后的辉煌被他的六世嫡孙巴布尔继承下来,在印度次大陆,巴布尔建立了一个转承中世纪印度与近代印度的重要帝国——莫卧儿帝国。

莫卧儿帝国统治南亚次大陆的时间长达三百多年(1526年—1857年),经十七代君主。印度文明自此像其他古代文明一样源远流长。巴布尔的母亲是成吉思汗的嫡传后裔,“黄金家族”的血统使巴布尔得以称帝,而不必像他的六世祖那样终生只能称王。其实,莫卧儿一词只是蒙古一词的突厥语音变,巴布尔将他的国家命名为“蒙古帝国”。

从成吉思汗到巴布尔,蒙古民族活跃在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土地,几度创造过极致的辉煌,犹如流星划过夜空,犹如烟花绚丽绽放。而作为成吉思汗的后人,我所希望做到的,只是将那些瞬间的灿烂永远定格在书页之上。

目 录



- 烟花在星空绽放(代序)/1
- 第一章 草原美人孛儿帖/1
- 第二章 月圆有缺时/24
- 第三章 凋零的“薰衣草”/47
- 第四章 阳光与阴霾/66
- 第五章 我心相随/91
- 第六章 雄风·烈马·号角/108
- 第七章 合兰真大战/122
- 第八章 祺儿的心事/142
- 第九章 青锋剑/155
- 第十章 撒满珍珠的草原/175
- 第十一章 陈兵居庸关/194
- 第十二章 攻陷中都/217
- 第十三章 喋血城垣/243
- 第十四章 梦里故国/263
- 第十五章 神鹰曲,鹰之旅/282
- 第十六章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299

第一章

草原美人孛儿帖

壹

不儿罕山，草原人心中的圣山。

滋润着蒙古草原的三条著名的河流：克鲁伦河、斡难河、图拉河就发源于此，但是——一七九年的一个夏日它却从早到晚一直为铅色的阴云笼罩着，从而多了几分沉闷，也多了几分神秘。

夜色渐浓时，一轮皎洁的明月终于冲出了凝滞的云层。

沉闷的暮霭霎时变得晴朗了许多，若浓若淡的月色开始漫不经心地洒在草地、河流和蒙古包上，漫不经心地勾勒出一幅静谧的夜景。突然，在轻纱般的昏暗中出现了两个游动的身影，他们脚步轻灵，穿行于错落各处的蒙古包之间时，竟然没有惊动那些听觉灵敏的牧羊犬。待来到近前，但见二人黄冠羽衣，装束奇特，却原来是草原上难得一见的中原道士。此时，极度的干渴使他们的脸色显得憔悴，但这并没有使他们放慢脚步。两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位中年道士，只见他胸前斜挂两柄长剑，瘦削的脸上一双眼眸精光四射，虽然身处昏暗却也凛然生威。更奇的是，他的背上居然还背着一个熟睡的孩子。年轻的那一个身材适中，面目清奇，气质雍贵倒更像一位世家子弟，只是他虽然身无负重，仍只能勉强跟上中年道士。

他们直奔克鲁伦河而来。中年道士丝毫没有放慢脚步，他轻轻吐出一个字，年



轻道士立刻听出，“水。”

“还有一个人。”睡醒的孩子说。

孩子说得没错，克鲁伦河畔真的有一人。此刻，那人正盘膝端坐在草地上，好像一尊凝固的雕塑。在静夜里出现这样一个人原本已经让人有些惊讶，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月光居然一点点在他身上汇集起来，直至在他的周身罩上了一层淡橘色的闪烁不定的光环。年轻道士急忙垂下眼睑，以为自己窥到了天地灵光，一颗心怦怦乱跳起来。

当他重新抬起头时，光环已然消失，只有一个凝然不动的魁伟背影如岩石般矗立，显现出一种恒定和气势。

孩子挣了一下，从年长的道士身后滑落下来，随手摘下一个盛水的钵盂，然后向河边飞跑过去。他很渴，可是此时吸引他的并不是克鲁伦河清澈的河水，而是那个奇怪的“雕像”。他在河边蹲下来，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雕像”，许久，他用畏兀儿（即高昌回鹘，今维吾尔）语轻声问：“你是人吗？”

“雕像”动了动。孩子看到了一张无法形容却终生不能忘怀的脸，幼小的心灵升起了一种天真的崇拜。“你是人吗？”他继续问，这回用的是契丹语。

“雕像”，不，应该说是一位很年轻的牧人，微笑了。他听不懂孩子的话，不过看得出孩子是赶过远路的。他走向孩子，从孩子手中接过钵盂，舀了满满一钵水。“喝吧”，他的表情在说。孩子没有急着喝水，而是回头向他的同伴招手：“师父，师兄，快来啊。”

牧人回头注视着两位外乡人。年轻道士以为一定会在他的眼中看到“你们是谁”这样的疑问，但是没有，他以一种可以容纳一切的神情注视着他们。即使他面容柔和，也掩饰不住他目光的深邃和华灼。

被称作师父的中年道士以痛饮来催促两位徒弟不要耽搁。他们在水袋里灌满了水，又要上路了。孩子向那位奇特的牧人招着手，也不管他是否能听懂，执着地说道：“除了我师父、师兄，你是我见过的最不一般的人。别忘了我们，我叫瑞奇峰，西辽人，他们是我的师父青松道长和师兄石抹重辰。等我长大了，说不定会来找你。你叫什么名字？”

年轻牧人依然微笑着，他并不知道孩子在说什么，但他能感受到一种期待的眼神。他缓慢地举起手，向孩子挥了挥。

三个外乡人像来时一样匆匆离去了。当月光下明镜一般的克鲁伦河隐没在无际的黑暗中时，中年道士蓦然回首，一张因久历风霜而变得冷肃的脸骤然发生了某些微妙的改变。多年前，他偶然经过草原时曾应蒙古部的忽图赤大汗之邀参加过一个孩子隆重的入篮仪式。此刻，他产生了一个奇怪的联想，他不由得喃喃自语，声音低沉却充满敬畏：“传说十多年前，漠北草原出现了一个手握赤血块出生的孩



子,难道是他?”

是的,是他,他就是后来以成吉思汗的威名震惊世界的那个人,但此刻,他还是名不见经传的铁木真。

贰

两匹白马沿着捕鱼儿海子(今贝尔湖)迤逦而行,空阔的草原一直没有见到人家,年少的骑手开始焦躁起来:“大哥,还要走多久才能到啊?”

“别勒古台,你累了?”铁木真心不在焉地问。

“不累,我急。我想快点看到新嫂嫂,不知她长得美不美?”

铁木真的心中蓦然掠过一丝奇怪的不安。他倒不担心成人后的孛儿帖是否美丽,他所担心的是,九年的时间是否已让一切物是人非。

毕竟,九年绝不是很短的时光。

九年前,也速该巴特(巴特:贵族称号,英雄之意)带着长子铁木真,到素以美女如云闻名于草原各部的弘吉剌部求亲。途中,铁木真射下一只鹰隼,碰巧被弘吉剌部贵族德薛禅(薛禅:贵族称号,智者之意)看到,铁木真的天生神力和精准箭术令德薛禅刮目相看。经过一番攀谈,德薛禅了解了也速该的来意,因他久慕也速该威名,又钟爱铁木真俊朗聪慧,遂一力邀请也速该父子到自己的营地稍事休息。本来,在弘吉剌部,德薛禅就是出了名的热情好客,为了欢迎也速该父子,他特意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并要夫人朔坛和爱女孛儿帖前来作陪。十岁的孛儿帖,梳着整齐的发辮,穿着一件粉颜色的蒙古袍,看起来就像盛开在草原上的一朵娇小艳丽的鲜花。童心无忌,两个孩子很快便相熟了,一起跑到外面玩耍。德薛禅见两个孩子亲密友爱,与众不同,便主动提出愿将爱女许给铁木真。也速该原本早存此心,当即欣然应允。亲事既定,按照蒙古风俗,铁木真需要暂时在岳父家生活一段时间,也速该于是独自返回。没想到就在返回途中,也速该被世代为仇的塔塔尔人毒害。从此,失去庇护的孤儿寡母遭到部众的无情离弃,在草原上过着四处漂泊、居无定所的生活。

父亲去世那一年,铁木真只有九岁,他的二弟合撒尔七岁,异母弟别勒古台六岁,四弟合赤温五岁,五弟帖木格三岁,还有一个妹妹尚在襁褓之中……

“大哥,你怎么不说话?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铁木真收回飞远的思绪，沉思地看着弟弟，“应该先找个人问问情况。”

“哪里有人！连个羊腿都没看见。咦，那边真还过来了一个人。”

铁木真顺着别勒古台手指的方向望去。

一匹通体乌黑的骏马在草原上狂奔，离他们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不好！铁木真心中暗惊。“别勒古台，你待在这里别动。”他一边叮嘱一边催动了坐骑。没容别勒古台明白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铁木真已向黑马迎去。就在马头相错的瞬间，铁木真双脚离镫，以一种快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迅速向后滑落，接着又在原处拧过身来，从一侧稳稳地扣住了惊马的口环。整个动作如兔起鹘落，一气呵成，别勒古台看得眼花缭乱。

惊马“突突”打着响鼻，四蹄腾动，似要摆脱突来的控制。铁木真借着冲力向前滑动了几步后，便稳稳地定在了地上，任凭惊马如何挣扎，他都纹丝不动。几番较量，惊马终于温驯地垂下了头，心甘情愿地服输了。

铁木真松开马嚼子，长长地吁了口气。直到这时，他才看清马背上坐着一位少女。

“姑娘，没事了。”他爱怜地拍了拍马脖子。

少女好似呆了一般，一双眼睛直直地注视着前方，面白如纸。“姑娘，没事了，下来走动走动吧。”

少女这回听懂了。强烈的惊悸与后怕，令她眼前一黑，栽下马去。铁木真眼疾手快地接住了她，“别勒古台，酒。”

灌了几口酒，少女的脸上现出血色，慢慢睁开了眼睛。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抱着她的铁木真的脸。“我怎么了？”她懵懵懂懂地问。

“你的马惊了。现在，你感觉好些了吗？”

“我头晕、恶心，我……”少女猛然意识到自己还躺在一位陌生男人的怀里，不由红了脸，强挣着站起身来。

铁木真牵过少女的马，那马一副做错事的样子，胆怯地垂着头。“上来吧，我可以送你一程。”

“不，不！”少女满脸张皇，“这马我说什么也不骑了，我走着回去。”

铁木真又是好笑又是怜惜地打量了少女几眼，有那么片刻，他暗自惊诧于少女的清丽：“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

“我叫玉苏，家在前面不远。大哥你呢，你是过路还是找人？”

“找人。”

“可以告诉我你找谁吗？或许我认识。”

“德薛禅。”



“你找李儿帖姐姐的阿爸呀——太巧了！这样吧，你跟我走，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哦，你……你知道李儿帖？”

“在我们弘吉剌部，有几个人不知道李儿帖姐姐呢？大哥，你就别多问了，我保证给你个惊喜。”

玉苏仍旧不敢单独骑马，铁木真急着赶路，只好让她坐在自己的马前。天近晌午时，他们来到一个地方，这里人很多，你来我往的，显然人们正在为一场即将举行的婚礼忙碌着。玉苏跟主人打了招呼，好客的主人暂且将远道来的客人安置在一棵树下席地而坐。不多时，一位身着素色衣衫的姑娘亲自为铁木真兄弟送上了马奶酒。

四目相对的一刹那，铁木真不觉呆住了。他看到了谁？为什么他的心跳会加快嘴里会发苦？他并不认识这位姑娘，他记忆中的小女孩纤秀妩媚，长着一张可爱的脸颊和一双会说话的眼睛。而这位姑娘，身段苗条灵巧，乌黑的、拱形的眉毛，精心盘起的秀发，衬着象牙般洁白细腻的皮肤。长圆形的脸上，鼻峰端正挺立，唇形无可挑剔。尤其让人见之难忘的是她的眼睛。她的眼睛很明亮，炯炯有神，仿佛缀在天幕上的启明星，眼波虽温柔，却偏偏显得聪慧无比。这个姑娘的出现，就像秋月黯淡了星光，像春泉冷落了群芳……她究竟是谁？但愿她不是李儿帖——但愿她就是李儿帖！

姑娘的目光也滑过一丝惊疑。是什么促使她一定要走近些看看他的脸，是那支骤然拨响在她心间的“神鹰曲”，还是年少时就已熟悉的等待和梦想？她不知道，她只知道从自己第一眼看到他起，就想走近好好看看他的脸，看看他的目光……

“李儿帖，你在这里做什么？”一个声音突兀地响起，姑娘似乎想离去了，又转过身来想看看铁木真的反应。铁木真早已站起，目光中仿佛燃烧着两团火焰。喧嚣的人群归于寂静，李儿帖的眼中渐渐盈满了泪水，一个刻骨铭心的名字就在她红润的双唇间颤动。

“李儿帖！”铁木真竭力克制住内心的激动，温和地说，“我正准备去看望先生。”

多么熟识的称呼！九年来朝思暮想，长生天真的给她送来了他，李儿帖再也顾不上众目睽睽，任凭泪水滚滚落下。“铁木真……”

好一张精致优雅、不染风霜的脸！强烈的欣喜过后，铁木真才恍然意识到这九年他与李儿帖的生活，好似一个地下，一个天上。“李儿帖，没想到吧，我这样来了。”他心平气和地示意自己简朴甚至称得上寒酸的衣着。

李儿帖全不在意。“你来了就好，只要是你来了就好。”



“孛儿帖，他就是铁木真吗？”一位衣着与气度都与众不同的青年分开人群，似有不恭地问。

孛儿帖含笑点头：“铁木真，你还记得越图吗，迭克首领的侄儿？小时候我们在一起玩过。今天就是他的妹子出嫁，越图请我来帮忙。”

铁木真猛然想起，友好地向越图伸出手。越图却视而不见，只对孛儿帖说：“额吉让我来找你，妹妹要重新盘一下头。”

“我知道了。”孛儿帖急忙看了铁木真一眼。莫名其妙地受到如此冷遇，铁木真居然泰然处之，孛儿帖的内心升起一种真切的敬意。九年等待，但愿长生天不负她的痴情，给她一个值得她爱的男子汉。“婚礼一结束，我就带你回家。玉苏，你也过来帮个忙。”

“好的，姐姐。”玉苏使劲眨回眼神中的惆怅，转向铁木真调皮地笑道：“我说带你见个人，见对了吧？”

叁

重新站在德薛禅华阔的大帐前，铁木真的内心可谓五味杂陈。得到通报的德薛禅和夫人朔坛匆匆迎出帐外。不知为什么，孛儿帖却留在帐中没再出来。

“岳父、岳母。”铁木真大礼参拜，别勒古台也跟着跪在大哥的身后。

德薛禅急忙搀起兄弟俩，一手一个，注目端详。如果说，九年前德薛禅曾为铁木真感到过吃惊，那么此次的惊奇则更胜上次。艰难和挫折不仅未能磨去他的锐气，反倒为他平添了许多坚韧和成熟，德薛禅欣赏的正是这样的男子汉。

亲人团聚，自有说不尽的悲喜，道不完的思念。朔坛夫人拉过铁木真的手，真是看也看不够，问也问不完，“我的孩子，这些年你到底是怎么过来的？你的额吉、弟弟、妹妹，他们都还好吗？”

“都好。您不必太牵挂。”

“怎么能不牵挂呢！我猜也猜得出来，这些年你们全家一定吃了不少苦，而且，我知道，最苦最累的一定是你的额吉月伦。要说月伦，年轻的时候在我们弘吉剌部那可是最美的姑娘，她的眼睛亮得像天上的星星，哪个小伙子要是被她看上一眼，一宿都会睡不着觉。没想到她还这么坚强！失去了丈夫有力的臂膀，她仍将你们一个个培养成今天的男子汉。你看看你，还有你身边这个漂亮的小伙子——听孛

儿帖说,他叫别勒古台——光看见你们俩,就知道你们的额吉有多了不起。平心而论,作为女人,我恐怕连月伦的一半都比不上!对了,孩子,我怎么听说,你还遭到过泰亦赤惕部塔尔忽台的追杀呢?”

“是。不过,天无绝人之路,一家好心的牧民救了我。”

“塔尔忽台可是你阿爸的堂弟啊,他居然做得出这种事情,长生天一定会惩罚他的!只可惜这些年,你岳父一直打探不到你们的消息,要不,他早将你们接来了,你们也就不用遭这么多罪。”

“没关系,都过去了。再说,苦难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啊。”

“可……”

德薛禅含笑打断了夫人的话:“好了,夫人,闲话稍后再叙,我们还是先说正事吧。我刚才在心里盘算过了,三天后是个黄道吉日,我们不如给铁木真和李儿帖把婚事办了吧,你觉得如何?”

“行。是该早点给他们完婚了,这样一来,也可了了我们做父母的心愿。”

“可是……”

“怎么?你觉得时间不合适吗?”

“不,不!岳父、岳母,铁木真惭愧,并不曾带来聘礼。”

“这是小事,你无须放在心上。当年你阿爸留下过聘礼。”

父亲留下过两匹从马,但那实在算不上真正的聘礼。

看铁木真不能释怀的样子,德薛禅的语气变得恳切起来:“你若实在过意不去,今后就用你矢志不渝的爱和一个统一了的蒙古土地作为给李儿帖的聘礼吧。能够成为李儿帖丈夫的人,应该具备包容天地万物的心胸,这才是最重要的。”

铁木真抬头注视岳父,没有誓言,唯神情肃穆而坚定。

夜幕垂落,星月如画。铁木真独自伫立在河边,深深呼吸着凉爽的水气。这一刻,他很难理清缠绕心头的万千思绪。岳父一家的态度既在预料之外,又在预料之中,可他不能不将内心深沉的情爱放在一边,恢复一种理性的思考:让李儿帖一副柔嫩的肩膀去帮他承担生活的重担,他真的会心安理得吗?

明天,是否应该将一切实情坦诚相告,给李儿帖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

起风了,水波初兴,恰似他起伏不定的心潮。铁木真没有听到脚步声,却听到一声温柔的微责:“天凉了……你就这样站着。”

铁木真急忙循声望去,静夜中,李儿帖双眸如星。“你还没睡?”

“我看见你出来,就来寻你。我在你身后站了许久,猜着你的心事。”

“我的心事……你猜到了什么?”

“你一定在担心,怕我吃不了苦,所以,你准备将一切都告诉我,让我按照自己



的心愿做出选择。”

铁木真惊讶地望着孛儿帖，意外使他半晌无言。

孛儿帖恬淡地笑了，语气中流露出不可更改的决心：“即使漂泊不定、缺衣少食的生活，也不会让我改变初衷。记得小时候每当阿爸给我们讲完故事，你总是要我为你弹唱那支《神鹰曲》，你说你希望自己长大后能像神鹰一样自由翱翔。现在你长大了，马背就是你的翅膀，而我，会用我的一生为你弹唱。”

“孛儿帖，你……你说的当真？”

“当真。铁木真，我不想瞒你，在我等你的这些年，我常常问自己，如果我等待的铁木真是个很平庸、很普通的男人，我还会嫁给他吗？我一直找不到答案。可是，当你昨天意外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才意识到答案其实早存于我的心灵深处。经历了挫折和磨难之后，如果你还会出现在我的面前，只能证明一件事：坚韧、机智和顽强，一个具备这种品质的人，再加上敏锐的头脑、宽广的心胸，天下还有什么事可以让他畏缩不前？苦难是试金石，在苦难面前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勇士，一种是懦夫。”

“孛儿帖，”铁木真情不自禁地伸出双臂，将心爱的姑娘揽在怀中，“有你这句话，我铁木真也不枉此生了。”

孛儿帖温柔地摇摇头：“得与你相伴，我将心甘情愿地接受命运安排给我的一切，既不奢求，也不抱怨。我很明白，你不会只属于我，或者只属于任何其他的女人，你属于马背，属于草原。等有一天你跨上战马时，让长生天为我作证：我的爱会成为你的盔甲，你的利剑！”

铁木真更紧地拥住了孛儿帖，体内似有万马奔腾。可遇而不可求的天赐良缘，命运化身为美丽聪慧的孛儿帖，对他九年备尝艰辛的生活予以厚报。人生若此，夫复何求？

一水月影，尽被夜风拂皱，繁星如眼，静静地、温情地俯视着如此相知相惜的一对爱侣。

肆

婚礼如期举行。

草原上的婚礼有一套固定的程式，即订婚、献哈达、喝许亲酒、送彩礼、敬酒取

名、拜天娶亲，是为“六礼”，行过“六礼”后才能迎娶新娘。

拜天娶亲前，女方家的亲友宾客常常要出许多题目百般刁难新郎，这既是为了增加婚礼的喜庆气氛，也是为考验新郎的智慧，所以新郎必须做好过文关、武关的准备。

铁木真倒没有太多的担心，有玉苏的父亲呼日查伯颜做他的首席宾客，他对过“文关”信心十足。伯颜原本还想承担铁木真的全部聘礼，以报答铁木真对女儿玉苏的救命之恩，却被德薛禅婉言谢绝。伯颜早年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尤擅祝颂竞唱，几个时辰的唇枪舌剑，你来我往，铁木真终于被簇拥着走到一座新起的五彩帐前。李儿帖就在帐中，铁木真多么想快些看到那张让他魂牵梦萦的笑脸。

“且慢！”一个青年武士伸手拦住了铁木真，冰冷的话语里极尽挑战之意，“你还有三关未过，难道就想摘走我们弘吉刺部的月亮？”

铁木真显然早有预料，不慌不忙地笑道：“请越图公子出题。”

“你说，什么最能显示草原男儿的本领？”

“驯马、摔跤、射箭。”

“好，你来看，那边的马桩上拴着一匹野马，或许还是一匹疯马，我手上有一把弯刀，你是要驯服它，还是要杀死它，随你。”

铁木真顺着越图手指的方向望去，一匹鬃毛蓬乱、双目贯血的黄骠马四蹄被结实的牛皮绳拴在地桩之上，却仍然野性不减，愤怒地挣扎，这让人纳闷当初它是如何被人捉住的。铁木真略一思索，从越图手中接过弯刀，向野马走去。人们屏住呼吸，紧张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野马看见有人走近，野性发作得更厉害了，它的脖颈随着铁木真的走动灵活地转动着，嘴里威胁性地发出阵阵低鸣。铁木真围着它走了几圈，眼中流露出欣赏的神情。突然，他抽出弯刀割断了拴着野马的绳索，就在最后一道绳索断裂的同时，他已经敏捷地跃上了马背。立刻，野马像箭一般冲了出去，转眼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一个时辰过去了，天色渐晚，仍不见铁木真的踪影。不少人都坐不住了，越图也有些后悔，生怕铁木真有个三长两短。正在焦急时，一匹快马疾驰而至，马上之人是呼日查伯颜的小儿子布林，他边跑边兴奋地大喊：铁木真回来了，铁木真回来了！

果不其然，不多时，只见一匹无鞍马驮着一位勇士慢悠悠地走来，人们在短暂的惊愕之后，不觉爆发出山涛般的叫好声。是啊，二十多位各部勇士也未能制服的野马，此刻在铁木真的坐下仿佛变成了一只温顺的小鹿。

铁木真径直来到越图的面前，跳下马背，平静地问道：“还有什么？”

越图注视着铁木真，目光里已少了几分妒意，多了几分敬重。他拍拍手，立刻，





一个黑黑壮壮的、犹如半截铁塔似的大汉推开人群站到越图的面前，瓮声瓮气地问：“主人，你要我同谁摔跤？”

越图以目示意铁木真。

“是你吗？”他转身望着铁木真，铁扇一样的大手随意地在铁木真的肩头上拍了一下。

重击之下带来的钝痛，使铁木真不易察觉地皱了一下眉头，他明白，对付这样一个“铁砣”，只可智取，不能力敌。

“铁木真，不论你用什么方法，只要能将他摔倒，就算你赢。”

人群自动让开一块空地，屏息注视着即将开始的恶斗。铁木真却不急于出击，而是站在几米开外从上到下打量着黑大汉，若有所思。忽然，他向黑大汉走去。黑大汉以为他要有所行动，急忙站稳身形，做出了迎战的姿势。哪承想铁木真没有发动攻击，他只是俯在黑大汉耳边低低说了几句，就见黑大汉的脸色变了，双臂随之抬起。说时迟，那时快，人们尚未反应过来，铁木真却闪电般地托住了黑大汉的腋下，手臂一拧，黑大汉只觉半边身子一阵酸麻，脚下不由得打了个趔趄。铁木真不失时机地顺势一拉一推，黑大汉竟觉有千钧之力加在身上，再也站立不住，重重摔在地上。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包括越图在内。从来没有人摔倒过黑大汉，铁木真竟在一招之内“解决”了他，这究竟是神助还是天意？越图再也顾不得体面，从地上一把揪住黑大汉的衣领，怒道：“你……你……这是何故？”

黑大汉的眼中闪过一丝惊惧，好半天才讷讷回道：“他说：你的主人不该对我无限条件，这对你很不利，因为我不跟你硬拼。我会找你的弱点打，你有两处需要格外注意，一处是你的眼睛，另一处我待会儿告诉你。我要出招了，小心！”

越图回头望着铁木真，脸上露出复杂的神情。他与孛儿帖青梅竹马一同长大，尽管他明知道孛儿帖已经许配给铁木真，也知道这些年孛儿帖从未忘情于铁木真，可他始终坚守着内心的一份痴念，希望有一天能证明他比铁木真强。但现在，他突然发现铁木真实在不是比他强一星半点，铁木真不仅轻而易举就打败了他，而且还让他输得心服口服。

“越图公子，第三题呢？”

越图犹豫了片刻，一时也说不出该让铁木真射什么，蓦然，他瞥见了天上的一轮明月，在一种说不清楚的情绪支配下，他脱口而出：“你能把天上的月亮射下来吗？”

人群哗然。铁木真似乎也愣住了。

迭克首领实在看不下去了。侄儿设“三关”为难铁木真倒也罢了，怎么能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呢？他正欲出面干涉，一个轻脆而又镇定的声音在沉寂中响起：